九華集

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喬齡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九華集卷九

館閣策

宋 員興宗 撰

夫世謂王氏者聖人有禮焉非聖人之私志也三代英君誼主盡三代之英修身以道修道以教教出其身而加乎民而復乎本何以謂之本入事親出事君是也何以謂之教事親孝事君廉是也教本既立天下

雖有高世之智絕倫之勇難角之技亦無得而加焉誠以此道素立此教素具故也雖三代之英尤曰未也恐教意之無漸也故我之訓治命族師書其孝弟閭胥書其敬敏州長書其德行恐教意之未徹也故我之用人自升於家而後鄉自升於鄉而後國恐教意之未成也故我之士至於小臣有守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三代之英教意惓惓如此其至也少則習焉長則安焉彼為孝則盡子道彼為廉則盡臣道兩者備矣然後人倫正人

倫正然後百行正百行正則遠近胥化莫有不出於正
矣此其所以為治也當是時雖不以孝設科孝在其中
矣雖不以廉設科廉在其中矣傳曰入則視王膳出則
輔王化周公其人也周公知敬其親者乃知敬其身者
也天下化周公之風六行之教三物之賓天下盡歸孝
之實矣於斯時也天下之士出恭入敬非獨周公也人
人而師周公也傳曰一介不取一介不予伯夷其人也
天下化伯夷之風薄夫不貪鄙夫益敦天下盡稽廉之

實矣於斯時也天下之士知取知予非獨伯夷也人人
而師伯夷也夫以人人而師周公人人而師伯夷三代
之士孝亦安行也廉亦安行也亦既有所本矣非惟二
臣為然也大戴記曰文王内觀民務父子觀其孝慈壯
觀廉潔勝其私也淵源以是風俗烏得不厚冠紳烏得
不正教本之行信可志也逮夫周道世衰南陔之義日
以斁北風之思日以忘所可道者皆言之醜也列國豪
士脫於父母之懷趨於名利之域去親者類亡其親甚

乎弓人之忘其弓也行行然恣於繩墨之外不仕於齊
則官於楚不嚙其母臂而去衛則射其父命而奔吳其
心如此其事如此其孝安在哉至於白華之作則欲為
敝伐檀之刺則貪為敝且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愚不知
當時士大夫何以自名也觀其動結駟聯鞅之徒舒埤
闔談天之舌使是身之靡於利猶衆草之靡於風揚揚
然昌於貨賄之塗盜金則不恐盜帛則不愧不一見而
望賜辟則再見而望上卿其心如此其節如此其廉安

在哉且列國去三代至不遠也大夫士至不竭也亦何繆戾而至於是是其不逮之甚也大抵天下之士莫不有性亦莫不有情情非制度則不節性非教化則不成教成矣其孝無有不立制節矣其廉無有不具愚未聞水寒而氷不寒表端而影不端上善而下不善也彼三代如此而列國亡此是以如此其異也苟能益充其道益開其途篤行不難招三代不難及至治不難復事在彊勉而已矣恭惟國家歷聖相授繼繼承承政所 先者

教教所因者本是以二百年餘薄海內外至於不令而
行不言而化豈盡憑三尺哉勸導雍容之力也在太祖
時則有若王昭素以德行名在太宗時則有若劉溫叟
以至孝顯在真宗仁宗之世种放李用章之徒載母授
徒奉親偕隱俱見錄用若旌清介之吏嚴貪墨之禁祖
宗號令無歲無之民德歸厚有自來矣今主上躬於舜
孝以風四方參以周教同符三代上稽祖宗之意外可
在列之請察廉之詔分明懇切執事推廣上意詢以孝

廉之設興何所成廢何所由愚謂自周而下歷漢至唐欲觀一世之治亂當察是科之興廢治莫不興興必有所成也亂莫不廢廢必有所由也桓公之為齊區區之國耳嘗以得士為悅非以齊為悅也正月之吉布令於鄉桓公親問焉曰子之鄉有慈孝父母發聞閭里者有則必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子之鄉有廉謹論慤使民以勸者有則必以升有而不以升謂之亡選桓公之伯雖非一事求伯之始莫大於此是尚孝廉之本旨

也況欲為天下者哉及漢之初嚴設是科其所以教人
與其所以出令大抵導人以行則無不得拘人以辭則
無不失蓋行先實而不浮辭多虛而易惑勸士以言其
勸巳淺勵士以行其誰自欺故漢武有罷黜百家之實
光武有首用卓行之實士皆從而化之非化虛名也行
既巳修科既巳設有司又加之以簡拔又重之以薦進
又第之以甲乙中世規模漢為休美蓋擇其行則實者
無不應應者無不實命其職則所舉即所用所用即所

舉是以此科一設賢才輩出此則興之所以成也至於和順之後流為魏晉之末文制雖存不辨名實不嚴格法才者不得進行者不得伸選用混雜衆多輕進當時之謗者曰舉孝廉濁如泥夫水至潔而清泥至濁而汙令指孝廉諸公並於汙濁之物衣冠之道一旦化此甚可悲也故因循至唐楊綰有議旋舉旋停建中有令一議一寢處有此弊豈獨罷於章帝哉此則廢之所由也執事又謂前世之君其為孰得夫教者士民之基也人

情者聖王之田也基厚則田不溥矣矯人情而教之則無往而當順人情而導之則無往而不當人情莫不欲事親聖人必有以勉之莫不欲事君聖人必有以勸之世有弗孝弗廉者豈其心之所欲哉流於習而不自知也既不自謹其習則猖狂於家汙墨於吏令有人焉陰抵是過或人以古之孝廉者語曰彼人也汝亦人也彼能廉而汝不能也彼躬孝而汝不躬也曷若格汝之織習而效古人矣乎聞者於此不赧然見於面則勃然見

於色矣何者弗孝弗廉之名天下之所共避也聖人是以敎其教意而起其愧心使天下庸庸之士知愛其親常甚於愛孝之名知尊其君常甚於尊廉之實則凡被德教者家曾子而户儀休矣此前世之君所以經心也觀漢之詔令丁寧郡國砥礪多士不舉孝者為不奉詔不察廉者為不勝任勸善之意切矣宜乎温舒之才王吉之諫京房之術師丹之議寛饒之勇於是出焉漢之得人雖以數路此路最精也是前世之君設科之有得

者也若夫論事之臣則黄瓊增置四科之説賈至庠序推選之説亦宜在所擇也議者又病率以口則恐其遴限以年則恐其拘課牋奏則恐其煩專儒雅則恐其偏如是皆慮之深者也且人才之不齊猶地産之不齊也地之所産彼有則此無此豐則彼殺善治賦者辨其土宜因其所産責其所賦則地力不窮矣今漢取孝廉乃欲計其口而取士是猶欲混其地而責産也豈理也哉自郡國口二十萬歲舉其一邊郡口一十萬亦舉其一

總之百萬則歲舉五人邊郡又少加焉是則丁鴻之說也鴻陋於識故昧於詞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天下豈遽無人乎乃欲計口百萬而進五士二十萬而進一士何其狹也此率口之議似未可用也傳曰少成若天性人少而成也則是天與之也驥之生也墮地則馳鷹之生也暴翼則飛彼物之神駿歲月有不待也覩左雄之議廼欲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甚矣雄之陋也可以人而不如鷹驥乎當時胡廣之論從而非之郭虔之奏

從而排之以爲選舉當不拘年任才當不拘制甘奇著用不待強仕也終賈揚聲亦在弱冠也足以箴雄之膏肓矣不然則終徇雄議計析毫釐上下顧望年齒參差士亦淪棄愚恐項槖不得爲聖師顏回不得爲聖友矣此限年之制似未可用也志曰身教者從言教者違常人之情溺於所愛憚於所難文辭者衆所共愛德義者士所最難是以古人於此權其難易信以取人虛辭無實未必用樸詞當理未必違託儒自飾未必智木強有

守未必愚觀其幾微惟善所善故真孝無所隱真廉無
所遁上下無所憾矣愚謂文吏課牋奏之說有不必課
也恐長虛詞故也儒雅專誦習之說有不必專也恐溺
虛名故也茍若好夸斂譽之徒屑屑牋奏誦習之間求
之輕浮聽之失實尚其辭則或遺其可重之行違其行
則或舉其可棄之人取士如斯竟亦何賴胡廣曰鄭阿
之政非必章奏張衡曰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
不崇兩人之意所謂崇本以抑末蓋欲先示人以不可

欺之行則舉者亦不敢為自欺之人其待漢士最不淺矣彼兩人非以口舌為能者也此儒術儳奏似亦未可專用夫以四者俱未可用若治世欲伸而行之莫若反本而示之使之行在言前識在令外足矣或者難曰治世不以道便國不法古一張一弛與時宜之一損一益與世通之井田肉刑此周制也漢不能行者非不欲行也勢不可也夫漢已不可行周制後世乃欲行漢制乎故取士之法自辟舉而為孝廉自孝廉而更四科自四

科而更中正自中正而更門第自門第而更進士自進士而增諸科名非一也利亦非一又何古之拘況又豪俊之士才滿天下尚多有人晉所舉者或子或讐齊所舉者或販或盜范文子所用七十家者皆貧賤而居莞庫者也若一依是科然後選舉此曹將安所歸不知豪智之姿能執筆而興廉能廬墓而興孝乎此殆不原天下之情故徇一切之議未可信也愚謂不然彼或者紛紛之論所欲尚者才也國家所宜尚者德也且德與才

異而世不察才勝德者止踰於衆人德勝才者遂進為
君子世有進士有門蔭有諸科大抵取其文辭之治世
習之專勤以才勝也素德隱行閭有遺者是孝廉之所
從講也若夫豪俊之士則非一科目所可維縶也蓋世
有善為漁者知得魚非一目之綱也設衆網則無漏魚
善取士者知得士非一科之力也張衆科則無遺士誠
使衆科備於外孝廉察於内何為不可哉雖然愚有大
慮慮不止此朝廷設科以籠韋布綱紀在是愚既議之

矣有大科目可以綱紀百官者其敢不議乎近世中書之務類百司百司之務類郡縣且宰相之職進退百官者也今以簿書期務為故閭有奇傑之士禁不得伸問之何由則曰彼格之當然也且動如格法一吏部郎事耳進退百官望實俱採道揆者之所為也宋蔡廓為吏部尚書黄散已下身不得擇不敢就職況職宰相且漢然者哉主上天日清明臨照在上必能委任大臣大臣亦宜自信事君以人有不可後何直為是凛凛也非特

此也大將之職陞黜偏裨者也古者一將死則一將生
衛霍之門率多列侯子儀之門盡出顯校即其事也近
世不然大將嫉偏裨偏裨嫉士卒有功則不奏既奏亦
不實私其輿皂私其子弟是以大將一死則四顧茫然
無復威譽在人耳目私門之託豈不負哉遇風塵之警
則亦望風顧避而已監司之職按察僚吏者也進退既
公人自寡過苟私好惡則私喜怒私喜怒則私發摘故
近世諸路所繩治者或其無辜所當治者或以倖免此

大將監司自條其科目者也然則士夫所當切議豈獨孝廉一事哉昔漢世朝廷有大政必下公卿博士議公卿議善則舍博士而從公卿博士議善則舍公卿而從博士彼博士者秩六百石耳乃得預漢大議何也以其議論通古今嶷然動衆心也故元朔之詔曰今執事不興孝不舉廉其與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也然則欲舉孝廉而詢及博士所從來遠矣今愚待罪太學秩次博士聖天子不以不肖俾執事躬而策之是以不諱有司

不隱理道庶幾博士之責塞矣區區非獨求干執事之聽借此而干天聽也注而思之舉而行之社稷幸甚天下幸甚

忠質文之治策

聖人為萬世慮後世為一時慮萬世之慮何慮也慮治體也昔者愚出入有虞之書愚悅之退而求舜之心稽舜之道而得舜之政彼其起深山而坐致無為何慮深也意者以道寓政以政厚下天下後世至治之體雖欲

不師舜吾恐無如舜之可師也當時稷契臯夔之徒與我共理者其政所可為都為俞其政所否為吁為咈聲嗟氣嘆充滿天下者忠厚氣也五典從則百姓有以親我四門賔則諸侯有以順我讒説殄行既堲之則舉世無以惑我傳稱其無為恭已正南面而已此至質之體也是以忠質之意已默寓於舜非獨善其身其善天下葢不少也然則舜之治體止於忠質而已乎恐不止於忠質已也觀其雍容廟堂造次顛沛之間則有盡於文

而不自已者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時則有欽天之文類
帝格祖柴望巡狩時則有祭五祀之文五瑞五玉三帛
二生一死贄侯射車服時則有尚賢之文六律五聲八
音繪服章十有二時則有禮樂之文其政綢繆委曲節
文如此又何文之美也嗚呼求舜之政已默具忠質文
之體然後世諸儒不以三者名之天下亦不以三者名
之何也蓋元氣兼陰陽而元氣未可指以陰陽名也舜
政兼忠質文而舜政未可指以忠質文名也猗與此舜

之所以高視天下而獨冠也哉舜之後降帝而王其出於政也曉然宜天下顯然而名之也禹之為天下也不矜不伐不侈大於宮室飲食之間此何為也哉忠之體也天下於是名之以忠湯之為天下也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敦厚謹重見於政者亹亹其未已也此何為也哉質之義也天下於是名之以質若夫文武周公之為周徽而著詳而盡錯出而不亂宗國五十三吾封之建官三百六十吾用之禮經三百曲禮三千吾制之其意若

曰經緯在我者也一不備則後世其鄙野我乎此文之義也天下於是名之以文夫以三王之異世忠質文之異尚仰觀唐虞則不足俯視後世則有餘故一體明一代治後世何可不講也奈何戰國之後天下之政體如狂瀾之一奔末易東也人皆為一時慮何暇慮後世哉西京之主尚寛易其弊則諛東京之世尚苦節其弊則訐高帝大度豁達文帝寛大長者至於天下末流之弊白黑不分公孫子張禹孔光之徒低佪以苟延歲月漢

緩急不可望也俗諛日甚漢日危尚寛易之弊可不悲哉光武登庸卓行明帝察慧自高遂使末習之過三君八顧之徒鼓動朝野力為驚世絕俗之行矯異甚矣俗訐日甚東京日衰尚苦節之弊一至此哉然兩漢所尚之過值明主則猶可以振起若夫三國尚詐晉尚浮虚元魏尚夷齊尚兵梁尚空寂陳陋而隋奢無足疏舉者彼其擬兩漢猶且抱愧若稱之三代之時吾知其包羞也哉恭惟國家祖功宗德接千載之統紀固足以配舜

而軼三代創業於開寶繼志於雍熙休息於咸平景德
隆盛於嘉祐治平既以忠厚惠民愛物復以制度澤天
下此盛德世也肆我主上振中興之運體優裕之政躬
禮樂之事亦既薰民耳目矣迺者省賦以息民力農以
厚下鄉飲以勵俗賞罰以别淑慝皆執事所謂典章明
煥風俗醇厚之際也夫風俗醇厚則忠質陶民心典章
明煥則文物格民心即默具忠質文之意諸儒未可輕
名之也異時致無為之治比德上古何如哉曰宜莫如

舜

蘇氏王氏程氏三家之學是非策

學者有公患患於好惡先萌其心是心一萌挾私智以求道漸蔽於外而忘其真嗚呼好惡真足以蔽學者哉昔者荀卿好孚弓而不好孟子揚雄好孟子而不好荀卿韓愈好荀揚後於王通而不言通則不好也愈之後見於書者則又有不好愈者焉今夫鄉曲之士更千萬人以一能稱一藝名其相待也猶不相忽況如卿如雄

如通如愈天下病無斯人也天下而有斯人宜何如以相好今乃不相悅如是哉甚矣好惡之蔽心也妄指千金為瓦缶則人皆不信彼數子之道皆相合於孔門其可以相輕乎向使數子能寬綽其心如吾夫子曲折為道問萇弘問郯子彼道雖不及已問之不卹也則必能抑六經黜百子以全天地至一之氣是無他也好惡外忘則道真內白矣昔者國家右文之盛蜀學如蘇氏洛學如程氏臨川如王氏皆以所長經緯吾道務鳴其善

鳴者也程師友於康節邵公蘇師友於參政歐陽公王同志於南豐曾公考其淵源皆有所長不可廢也然學者好惡入乎彼則出乎此入者附之出者汙之此好惡所以萌其心者蘇學長於經濟洛學長於性理臨川學長於名數誠能通三而貫一明性理以辨名數充為經濟則孔氏之道滿門矣豈不休哉惟聖天子深知其蔽是以破學者好惡之心而盡除其禁使惟是之從惟道之明學者之幸也抑嘗有楚人修第之說聞執事者乎

楚人之子有第二區長則甲所建次則乙所建規模不同而歲久將敝或曰不必憂也君宜合二第可用之材併而為一區若居一而廢一是以壞易壞也今蘇程王之學未必盡善未必盡非執一而廢一是以壞易壞宜合三家之長以出一道使歸於大公至正即楚人合二第之義也執事學識淵奥必有折衷於斯矣

孔子生死策

古書之真偽是非其相半乎其說有所不可信而諸儒

有所不敢廢蓋從其不可信而廢之天下之書不勝其廢矣是故君子於此不廢也而況聖人生死之際其道神其經存萬世輕重之繫與昔者愚聞之梁臧孝緒曰孔子以庚子生孝緒似焉後卒以儒自鳴雖不敢擬夫子而生乎夫子之日何其類也況夫子以庚子生其事見於書乎愚有以知夫子之生之異也吾觀孝經傳曰孔子之卒魯麟至焉百獸號焉雖不足以兆夫子之亡而亦其異也而況夫子之死且志於經乎愚有以知夫

子之死之怪也夫子之生如此之異也死如此之怪也
非若巫瞽幻誕恍惚其不經也蓋夫子為人且聖於人
豈死生不異人乎哉茲承執事以孔子生死之說執三
傳之所以失愚請列之執事以折諸理其事雖若不可
信而諸儒不敢廢也夫春秋之書魯書也而諸儒以為
仲尼之書也獲麟之前孔子之生仲尼不書於經仲尼
如自書其生仲尼乃自私邪故經之不書孔子生左氏
解經耳亦安得而書之獲麟之後左氏所續之經也董

仲舒曰左氏續經以宗聖人為事不書其師之卒則孟子所謂子背子之師也左氏安得不書其卒乎此左氏不可廢也公穀之傳傳乎經也仲尼絶筆則無經無經則二子無解也公穀後經二年獨書其卒不幾於贅乎公穀之不書卒則傳體也此公穀不可廢也故左氏書其卒公穀書其生其得經傳之體乎傳所以尊經尊經必有以貴之書子貴之至也續經所以尚法尚法則必有以嚴之死書名嚴之至也此三傳雖若不可信亦不

可廢也何休曰是歲己卯尊之故詳之穀書日不書月豈十月乎蓋穀梁不詳其月因不書月則其謹也虞翻謂春秋凡不書月其事不詳也穀梁豈亦不詳其事乎王肅謂中月則月中也鄭玄謂中月者踰月也意者生於是月中如王說乎或者如鄭說死於踰月未可知也此穀梁又不可廢也杜預曰四月十八日乙丑五月十二日己丑必有一誤夫古書如是蓋多矣堯以甲申生辛巳死皇覽曰非辛巳乃辛未也舜以甲子生癸亥死

皇甫謐曰非癸亥乃癸卯也堯舜如是安知仲尼終以乙丑非巳丑乎故信以傳信疑以傳疑為此事也此又杜預之言不可廢也太史遷曰韋編三絶計夫子之年則六十三之後七十三之前蓋云老矣夫孔子五十以學易韋編之遲甚可怪也凡遷之說不可信有端矣書曰舜三十登庸遷曰舜五十登用耳秦之謚曰穆公遷曰非穆乃繆也不知舜之年秦之謚安知孔子繫易之時乎雖然聖人有取於太史或有牴牾其他實錄也此

其說雖不可信而諸儒不敢廢也夫孔子死生之說古書之不僞有所不可信而愚不敢廢者蓋互見其得失雖存之無傷也韓退之自謂識古書之真僞雖不至焉者白黑分矣幸得執事辯其白黑豈不盛與

陳子昂韓退之策

國初深於道者其惟柳子乎開之自名曰吾將開天下之耳目也明先王之道於時也一代之文開於今也故柳之文一傳而為穆修穆修傳於尹洙尹洙傳於先正

歐陽公人知者以古文非柳倡之實肇於歐陽不知歐陽之本承於柳也斯亦善原文哉夫唐之文亦猶是也所謂歐陽則韓愈似之所謂柳氏則子昂似之文傳太原盧藏用藏用傳蘇源明源明則退之之所師友也不知者以退之倡古文於唐知者以為無陳而無以為之也故其言非苟也為可傳也其道非妄也為可繼也故盧藏用曰道喪五百歲而起子昂其此之謂與雖然君子獨行則無徒也獨唱則無和也其後善繼則退之之

力也故杜牧曰唐三百歲而有退之其此之謂與蓋嘗
辯之學正則識正識正則文無往而不正也故子昂貽
夷碣為辨議之正徐君之議為箋表之正神鳳之章為
辭章之正其感遇則正於詩者也蓋子昂之文惟正則
取不正不學也然則相承而至退之亦其有力哉故退
之亦畏之蓋嘗曰唐興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杜甫李白
皆其善鳴者此之謂也雖兩君之才縱横顛倒而卒亦
可貶何者以其才可窮也退之窮于識子昂窮於權窮

於識其弊也講之不精窮於權其弊也處之不智講之不精故知斥佛老不知斥墨也處之不智故不死於國而死於下吏也嗚呼通於大道而識進退存亡者惟三代之英與二子何預焉

原缺

知興宗何所本也謹識于此以訂訛云

第八頁後六行　案鄭阿原本訛作鄧阿今据漢書胡廣傳改正

欽定四庫全書

九華集卷十

宋 員興宗 撰

策

舜九官與孔子門人其道異同策

東方朔何人也似儒非儒大言無當者也武帝嘗謂今時何如而朔之指意以為天下已安已治矣誠得周名為宰相孔子為御史大夫太公為將軍益為右扶風伯夷為京兆稷為大司農則無愈于今世矣嗚呼陋矣朔

之為言也堯舜之君未嘗借才異世然皋夔稷契未嘗不用孔子高弟盖世未嘗無材而顔閔游夏未嘗或用因其出之時占其道之用不用此難為淺見寡聞者道也何必借才異世言大而夸哉故愚謂武帝非善問朔非善對今執事舉禹稷之徒所以用由求之所以不用疑于夫子舜禹答問之間借此可以議聖賢之同道也盖人才嘗起于用伏于不用夫子賢于堯舜則門人必不愧于皋夔堯舜即夫子之得志者門人即皋夔之不

用者然由也求也赤也夫子多抑之益也契也禹也堯舜多信之蓋舜之所以信二三臣者信其政之所可至夫子所抑二三子者抑其道之所未至蓋德政易行故彼有顯政至道難一此未必盡道其是之謂乎昔者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則回之得志亦一禹也唐沈雲卿曰齊畏衛不過蒲以子路故也沈謂仲由有格苗民之德然則仲由之得志亦猶益也若夫龍之出納朕命亦赤之可以與賓客言也是則顏淵不媿于禹仲由庶幾

于益公西華亦可以為龍也其比二三子得志以充其
用者豈媿虞廷哉執事其必有以明之矣嗚呼宫之竒
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伯非愚于虞而智于秦也用與
不用聽與不聽耳彼二三臣智于虞廷此二三子愚于
孔門亦獨奈何哉故傳曰仲尼之門五尺之徒羞稱五
伯惜其仕非堯舜也噫夜光之璧暗投則懼中流失舵
一壺千金嘗試以是思之則得矣

曾子不與十哲陳平不與三傑策

人各有品也雖然聖人無意于品人道德勲名之士亦
無意于求人之品者我無意于品人彼無意于求人之
品故賢者識其大而不遺其小小者亦勉其不及而自
附于大各識道德勲名而已矣雖然聖人如或有言若
品其人非故言也其言觸焉而得也觸焉而得其言不
詳故可取者或不入其品李德裕之言曰陳蔡之言十
哲之事其仲尼一時之言乎學道之深虛一而靜如曾
子者或不與也曾子不與十哲其哲不止于十明矣况

孟子止稱其五乎先正王安石曰高祖之言三傑之事其容未至乎深于智而明于權如陳平者或不與也陳平不與三傑漢傑非止于三明矣是宜班固增而六哉然則所以為哲所以為傑仲尼高帝非止舉其十舉其三也蓋一時之言觸馬而得也仲尼高帝非有心于品人十哲三傑非有意于求人之品者各勉其道德勳名而已若夫馬援不與諸將之一猶曾子不與四科之一也非實不至也劉孝孫可與學士之選猶陳平可造三

傑之選也非智不及也嗚呼豪傑之士始若不可遺而聖人之言或遺之近乎少恩矣雖然聖人觸焉而言也故孟子言二老而不及閎夭書言三后而不及皐陶語言四友而不及閔損至若十亂則雖婦人或與也聖人皆示之無心觸焉而言也聖人豈止稱其才使之自暴抑其才使之自棄哉故正道而論之

考績薦舉策

天下無不弊之法法而無弊不在法也在所以用之也

考績之法名考績也其實任法之術也薦舉之法名薦舉也其實任人之法也三載而考之三考而黜陟隨之繇以是殛禹以是與臯夔稷契以是安其位此唐虞以是進退百執事也後世盖有倣是以為法者矣京房為之格于權臣左雄為之格于縣官其有㝠然行之者則亦虛立殿最不核名實而于進退羣吏卒不能大有益也夫考績貴夫實也而後世不求諸其實吾盖不貴之矣況復言之而不行哉人之不足與有為也如此非考

績之罪也舜命共工僉曰垂舜命典禮僉曰伯夷此唐虞所以為公舉也後世盖有相舉之法矣賕賄則得之故雖英豪奇傑而貧賤為累者不獲于舉也上之人至于法以防之其得人者又未必賞其妄舉者又未必罰其于進退英傑終不能為國輕重也夫薦舉古之美事也至于驅之以賞罰吾蓋羞稱之矣況乎賞罰之不能必哉人之不足與有為也如此非薦舉之罪也昔漢宣帝之為君其課吏殿最之法初若未甚詳密然京兆尹

以能除盜賊用頴川太守以能擊搏豪傑用吏有善治褒賞隨之而贓汙不職誅死者亦比比也故宣帝之治皆揔核名實之力人君不能皆宣帝也則考績之弊無惑也祁奚之舉解狐舉伯華舉祁午也在讎不為偽在友不為黨在子不為比故君子稱祁奚能舉善然則祁奚亦公其心而已矣人臣不能皆祁奚也則薦舉之弊無惑也請以所見言之守令之職民之所以休戚而國之所以治亂也今為縣者未能墾田而曰田墾未能勸

農而曰農勸未能止獄訟而曰獄訟息率一一書之及
將去官位于其上者亦以次保之既而上之吏部視之
以為考其書中下者盖無幾也自令而上之官大抵皆
為令所為然則吏部所視者果以為實耶徒以為文具
而已吾見今日考績之法獘于欺罔而莫之或知也士
自入官不以舉不升朝法固然也而舉不以公者多矣
非父兄在職則不舉非賂遺越常則不舉甚者舉削一
及則終身為舉者之役吏部一按其舉官之數而遷之

而不知其舉之本若是也是今日薦舉之法弊於不公
而莫之或知也今欲去考績之弊則莫若嚴舉者之罰
而謹書考之格今欲去薦舉之弊則莫若名所舉之事
而嚴失舉之罰茲二弊者既去非徒得人而已實太平
之原也若漢之議鑄錢蓋取太學生議鄭人不毀鄉校
亦欲聞執政得失國家學校非徒設也亦有望也先生
其進是言

義命策

人之言曰晏大夫平仲其列國知命之士乎平仲之知命也國有道則順命非道則衡命然則不知命無以為晏平仲也愚曰不然是不知晏大夫耶夫因義以達命然後知命此吾見晏子之大也如不知義違命何為又曰肥相國其戰國尚義之士乎敬君而守義義在與在義亡與亡不義不親無以見肥君也愚曰不然是烏知肥相國耶夫順命以守義然後知義此吾見肥君之大也如其專義于命何益嗚呼因義以知命順命以行義

古之士于此亦一之而已矣是未可異也秦漢以還薦紳士大夫不自義命之本泝之弊流于末也是故勢不可仕或仕之不可死則亦未嘗不死也嗚呼以是為義其亦末矣故一觸其間有感粟以自剄也聞車鳴以自刎也上書而列黨與也流血而佑佞臣也此尚義而不知命此之謂逆天也若夫任命而流放則士之過特甚嗚呼以是為知命抑其末也故顛倒錯亂有口而不能言財利也手不能執珠玉也舉臆而效驢鳴也被髮

而更狗賓也是任命而不識義是之謂廢人矣嗚呼自聖人觀之兩者胥失矣悖天者其罪誅廢人者其罪亦誅後之士如更其二而貫其一庶可免矣聖人又何誅焉雖然義命之大五經宜志而志者蓋鮮焉曰五經非畧也雖言也大言則學者不信小言則學者不畏雖然經亦畧言之矣易曰樂天知命則不憂君子不可不順命也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君子不可不違命也觀乎此亦可以知命之說矣而況五經列義之多乎雖然

夫子之罕言何也是使學者行義以達命非欲任命也揚雄曰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雄豈專命耶亦豈專義耶

柳宗元非國語策

自見其可以言而言五經之言也未可以言而或列之言諸子之言也可言而不言與不可言而言衆人之言也五經之言千一而過乎曰五經烏免哉詩云周餘黎民靡有孑遺詩言過也易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易言

過也書曰前徒倒戈血流漂杵書言過也禮云大言受大禄小言受小禄禮言過也下斯觀之賢言之失可知也荀卿曰禮以起偽也性以起信也禮性之辯卿烏知之韓愈曰墨子不異孔子也孔子不異墨子也孔墨之辯愈烏知之夫以聖言聖以賢言賢其失如是之甚也而況國語乎國語丘明所著之書也丘明之書上不至聖而下愈于賢抑在聖賢之間乎雖然丘明之文其事則覈其文則濫濫則多淫多淫則多失是固當也後之

士不伺其失而攻之柳宗元獨識之誠得間矣今而觀其事如周王滅密之說曰小醜備物宜獻之王子厚曰雖獻之王王而受之不可謂德鉏麑觸槐之說曰見其假寐不忍殺也子厚曰如其不寐則殺之矣不可謂義虢公禋神之說曰聽國于神不亡何待子厚曰聽而亡不可謂信晉侯得塊之說曰舅犯進塊晉侯以與子厚曰楚人進塊楚何以亡不可謂訓子厚之于國語連搘拄之如此子厚非固誣之也後之讀子厚之辭宜勿易

此矣或曰司馬遷採國語以著書董仲舒採國語以命文劉向撫國語以益説死國語何負于學者學者顧憎之子厚何淺也曰是固子厚之所忽也子厚之論貞符自司馬遷董仲舒劉向未有能貫其説也則國語之病子厚其能默然已乎噫使天不生子厚于貞元之間則唐之士美而言之其罪皆可髡鉗矣

寬財賦策

古者因事而用財因財以濟事其始取財也度其事而

取也故無溢取其終用財也度其財而後用故無過用
取之不溢也用之不過也是三代之政也故有觀民意
而後得財財得而民心無不得也自秦而至于漢自漢
至于魏于隋于唐皆知取財矣而不知所以取也漢獨
營田為是既行之而復廢之隋獨義倉為是既用之而
復難之唐獨租庸調為是既行之而復易之方其謀取
財也汗漫而不堅其謀是故謀財不一故無定取取則
無常故無定用宜百官倉廩不實不充而遂至不給

也嗚呼芻秣素具則馬自充馬之所以不充者害馬者未去而已矣財用徧取則財宜給財之所以不給者蠧財者未去而已矣此漢魏隋唐紛紛徒為制度所以不知其獘而坐受其獘也恭惟主上愛養元元惠顧天下民有不便輒弛以便民見於詔令者減月俸于江浙也除布估於廣西也蠲税租於荆揚也裁軍冗於全蜀也而又編戸口之徭役而又減大家之屋直是誠何心哉心乎天下而戒盛世之蠧財而已矣

天與商周以相伊吕策

天無職也代天之職莫如君君無職也人君之職論乎一相一相論而君治舉君治舉而天意得矣昔者三代之盛天之相者莫如商周商周之相莫如伊吕伊吕之歸二君也春秋蓋高矣可以無出也然一旦而出既出而用伊舍其耒吕投其鉤何也天意欲與商周則二老所不得辭也故伊尹自度可以與商商可以用我是以相之不疑也太公自度可以與周周可以相我是故輔

之不憚也然則二代之所以相者乃二代之所以興也
或載祀六百或卜世三十豈不在于伊呂之相歟

周公禮樂策

禮樂之本在君臣也禮樂得人則興不興則散非其人
而興之則妄古之人未嘗不興既興而不至于妄何也
以其盡君臣之懿也三代之間孰知之成王周公知之
方天保未定周公扼于水火之中饑者求食渴者求飲
不得者求得周公憂此之不暇而暇憂禮樂哉及其海

内寢治荼毒之民化為王民不得是二物而一新之則君臣之才何以自見于後世也故天下有禮樂至成王周公而後講其經禮三百而曲禮三千掌樂數十而官樂數百五服之侯和音在耳玉帛在庭而駿奔走在廟凡以禮樂故也使周公舍治世不興而待後世則成王所以望公者何如而公迺如此也春秋之後列國于周有兵有刑有地而周獨有尊者以存公之禮樂也然則周公禮樂淵源遠矣

夷齊策

躬萬世之大烈者不計一世之議已也知可出而出知可去而去凡吾之去就所以訓天下之義也天下嚚嚚而言於此雖言何傷葢天下之勢固有可留而去則罪在于不留有可去而留則罪在于不去君子于此必取中焉吾果安取哉取于義也昔者伯夷叔齊之來自東也觀諸侯之不足有為也日夜而推之信矣西伯之德之純其可王也而不自王則信其可與處也于是焉而

歸之且始吾知之而來非刼而來也又從而去吾何辭於天下天下其以我為太矯也故既往之而遂安之惜也往日降而武王守之不真也知以周取商而不知商之不可以我取也悻悻然見于辭曰昔文考以是而遺我天下以是而許我我起而赴之斯可以無愧焉彼商人如起而徇此亦許之以為宜則後世果以斯人為何如人耶

敦學校養士之法革科舉取人之弊策

魚不畏網而畏鵜鶘鵜鶘有情而網無情也然卒所以得魚有以網而得者有以餌而致者有以藥而斃者漁之之術多矣然魚猶脫于淵豈無逸魚哉取士亦猶是也有以德行而招者以詩賦而取者以經義而求者取之之術富矣然士猶怨于野豈無遺士哉故觀水者有以魚不竭而譏漁人觀國者有以士不盡而譏有司皆觀其末之過也盡亦反其本乎令執事之病下多遺才所以考人不以數與夫請託濫冒等徧以疏舉愚謂此數者士苟能正其本

斯弊可免也何謂本上觀士之所以養以取士士充其所養以報之漢郡國舉孝廉夫豈限以數哉今有司考以數而士驟得失則漢意可師也唐士羣至有司之門有司不禁而多得公望夫何畏請託員半千八科皆中張鷟萬選青錢才實為上夫何畏濫冒今有司懼請託士多濫冒則唐意可師也比者朝家戒勵丁寧乃勉士以所養之意也然郡縣之學猶有聚衣冠爭飯腹斯亦可愧矣哉昔郭代公莅太學捐四十萬畀人而不吝今諸生爭飯腹而不愧

嗚呼聞郭代公之風可少懲矣

古器圖書策

天之付帝王付以道帝王付後世付以迹迹之傳易傳于天下而帝王之心其法安可傳哉雖然其迹不廢使天下後世因此迹而求此心則帝王之心庶幾在此也且三代之降其言有書其書有載有簡有札有篆有隷有書有刻俊書大書凡為迹異所以託迹則不異也當世見之故無不傳秦之篆唐得之後世傳之故無不信

此所以久而又久也昔舜之典隋得之周之鼎漢得之魏之書汲冢得之下至岱山之書鄒嶧之字湯之盤孔之鼎岐陽之鼓既好之無不求求之無不得也雖彼秦漢之下所以求者止于迹而已不能觀此迹而求此心也其物雖貴其好雖篤然帝王千載心迹之託乃取為一時耳目之玩是何理也然則古文字書仆碑斷刻後世求之帝王之餘者宜不徒在玩好之間盖因好而求迹則求之淺因迹而求心則求之深後之盡此者其惟

聖乎

皇帝王伯策

聖人之道寧無經而合于經不可執經而亂大義非不知經不知道也道者經之本皇帝之經效而伯則其淺也昔者聖人其帝五帝也其王三王也末有五經之言五經之效著矣斯無經而合于經也秦漢而下則執經而亂大義也其弊皆起于不知經與知之而不深或知而入于異端也漢四百年可謂久矣可稱者文帝也而

黄老亂之可稱者宣帝也而伯道雜之其後若元帝雖通經而況于經漢氏衰矣此執經而亂大義也章帝成帝猶元帝也故漢無可稱帝王之效何有哉唐三百年可謂久矣太宗可稱也而惑辭章元宗可稱也而惑莊老文宗于唐猶元帝于漢也肅宗代宗猶文宗也此執經而亂大義帝王之效何有哉故二代之弊皆起于不知經知之不深而流入于異端也嗚呼五帝三王雖無五經而有經之效愚以此不為無經也兩漢之君雖務

通經而無經之效于經無益也皇帝三王之道何自至哉若夫晉宋隋魏南北之君一話一言流入詞章兩漢罪人也憖德多矣傳曰六經之又積案盈箱俱是風雲文衰如此何暇經乎故宋明梁武宋文周武魏文陳後帝隋文帝其名知經者亦知章句也潔靜精微之于易温柔敦厚之于詩疏通知遠之于書經紀治亂于禮于樂于春秋可知而不知也皇帝王之道求之于此斯安也矣嗚呼其父愛盜其子必且行刼彼時君執經而亂

大義其臣為章句之儒何怪乎雖然公卿大夫則有矣
愚傷其不多且傷其不用也漢有賈誼唐有陸贄其言
六經之效非執經而亂大義也故陸贄辯于誼之術
則王術也傳曰賈生言堯舜陸贄言仁義非帝王之道
何自出哉此相望孔孟更駕合轍也或曰孔子所盡心
春秋易也孟子所長則詩書也孔子千里問禮于周學
樂于弘孔子于他經豈容易哉如以孔子盡心于一經
則行在孝經者二經又非孝經之行矣如此其安乎若

軻之長則無所不長也而止云詩書彼軻長於譬喻亦盡出于詩書予北諸儒之説執經而亂大義也故失之誣失之愚失之賊非聖人之經失也解經者之失也愚斷之曰執經而亂大義也不知經者也嗚呼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詩書遺逸策

汲冢之書何書也曰逸書也補亡之詩何詩也曰續詩也二書何取焉其怪可惡愚何取焉汲冢之言曰伊尹

之去商老矣非老于商也文王受命矣文王稱王也伊陟之相矣以太甲惛之也伊尹之不見用文王遂稱王伊陟見惛于太甲此聖人之言乎書之至此無惑也諸儒固使至此也補亡之詩曰循彼南陔言采其蘭美孝德也白華朱萼被于幽薄美夷感也孝之至則贊天地感動植采蘭而止被幽薄不被萬世取喻小矣此聖人之詩乎詩之至此無惑也諸儒固使至此也詩書喜正而諸儒愚誣獨奈何哉故秦漢唐學士解經則無惑矣

一曰書者如也如其義也一曰書者舒也謂舒緩也一曰書者庶也其事衆也書名之不正則其文可知也解經則陋矣曰詩者所以至也志詩者名之謡也詩者志之所之也詩名之不正則其文可知也令執事之疑正所謂前亡而後存前詳而後畧此傳失其本經傳之不及也孔子得帝魁書二千一百二十七篇去一百二十篇十八篇則中候也二篇逸矣孔子所得者百篇而已伏生之記百篇之中二十九篇而已彼春秋所言之一

篇其在百篇之間乎執事謂揚雄之無酒誥今有之何也愚謂雄非妄人不足怪也泰誓漢有之而失于晉舜典漢有之而失于梁得泰誓于河内得舜典于姚方興彼兩篇失之晉失之梁安知此二篇不失之漢乎今復有舜典有泰誓然則有酒誥何足怪也執事謂丘明載逸詩五篇愚以為丘明載此盖多矣何特五篇也淑慎爾止一也周道二也翹翹車乘三也逸詩三千宜具載之多也彼祈招則女子之事司馬非博識而能吐口乎

執事謂地平天成以次昔今文也先儒以為逸書先儒
不知耶愚以為指有為無猶可言指無為有不可恕也
劉歆論泰誓而及五馬所謂越若來也甲子咸劉也丙
午建師也載俘在亳也征是三朡也執事惡其以有為
無愚惡其以無為有也執事謂君牙為君雅讖先儒之
誣凡六條此諸儒喜誣也甚則曰旅獒非獒乃亳也九
丘非丘乃州也南交者交趾也嵎夷者嵎鐵也昧谷為
昧柳心腹肺腸為肺陽如此其甚矣愚獨奈何哉夫啇

得者十三篇而失其七失之大半其章不同可知也虞書為夏周為商夏侯歐陽馬融聚訟盖久矣康成為近也曰虞夏同科商周並文得不謂之然乎雖然諸儒喜誣而愚喜正者信以傳信疑以傳疑盖其謹也若夫位天地育萬物此詩之用書之用詩書道之府也執事盡唱焉愚願執事黜其委瑣者斯不膠者卓矣

漢治迹策

朝廷自有體天下自有勢知體知勢治之由也朝廷之

間可以猛可以寛也是體也天下之大可與興可與弱也是勢也故君人者正朝廷以正四方四方正天下畢正矣何則知體勢所在也葢自秦而漢天下未嘗無勢高帝之興天下之勢在天下惠文之間天下之勢在侯國宣元之時天下之勢在外家凡天下之勢迭變者四至多變也而漢君不知漢臣不議也方文帝之興有賈生者欲削侯國興禮教改正朔誼雖言之帝雖知之斯天下之勢可謂明也然絳侯灌將軍漢氏之所頼以興

者老成之人也而誼欲廢之惜乎誼見天下之勢而闇
朝廷之體非知治體者也景帝之興朝廷乂安羣臣皆
狃于故習者也晁氏者欲尚威武論兵刑錯在當時得
朝廷之體至熟悉也然七國不至於必叛錯趣之叛既
叛而不能安之高臥京師惜乎錯見朝廷之體不見天
下之勢此非知勢者也然則體勢所在不得具原不知
其流此漢二百年之治辨質之臣雖在晁賈然吾猶有
憾也

易策

諸儒無心於議易然後可以通易蓋易可以形解不可以言遇也其失也則惑之惑之終失之漢魏諸儒坐此也夫何故鄭元惑於文王肅惑於義蜀才惑於怪虞翻惑於數馬融王勃陸長源關子明陳史皆有言言皆有惑也吾不知諸儒不能意遇而今乃且囂乎三傳作而春秋散諸儒言而易不作乎執事今乃以卦象取類之意不信諸儒而質之經斯豈徒言也吾不得而質聖人

抑請聽之執事所謂有為馬為牛為龍為雉於物有配也於身有類也夫至健莫如乾乾健而動也馬動非健乎至順莫如坤坤順而任重也牛任重非順乎潛動而變於陰震變陰者也而龍善變離者中柔中柔者外文也而雉外文茲四卦於物有配也其四可知也乾為首首人之上乾物之上也坤為腹腹有去坤亦有去也震為足在下也動之象也離為目有明也麗之象也於身有類也其四可知也嗚呼易本無位儀而有位矣有位

而後有滋有數而後有配自然之解也諸儒欲大之而流於旁說過當之論譬之條教始主於寬主於仁而後千機百穽如此之衆何者其罪始於多目也然則諸儒於易慎無容易多誇耶

九華集卷十一

宋　員興宗　撰

策

孔孟王通公孫弘能言國之興衰短長策

元魏關子明易老師也其言興衰如龜兆然彼關子何以知之蓋以易而知之故自黄初之年八十四更八十二朞三百嵗六十有六馬曰道之行乎此時也如見用者王道其振乎關子深于易灼知後此事逆期如此彼

孔子者深于道者也孔子而有不知乎凡孔子指諸侯言大夫十世之失可以勝殘可以去殺可以有成百年三年之期非故知也生而知之也由孔子而視闗子闗子不亦鑿哉北齊祖孝徵名臣也有所不言言未嘗不證國人是之神武亦是之即日議三十六事他日比事無事不合今歲議事無歲不合孝徵之智長于料事預期如此况孟軻命世者也軻之道豈孝徵之徒歟凡孟氏言什一之制可以用周公為政可以師文王名世之

可以興王者自何待來年或及于七百有餘歲或遠或
近非誣也君子之言安可誣也由孟氏而論祖氏祖氏
不亦少哉兹承問以聖賢於事非故言之皆逆知之首以
孔孟之徒以次及王通公孫弘皆能言國之長短興衰
愚以為聖人之權是權之于道道無所不知智人料事
料出于智智蹙則敗矣孔孟者以道權者也孔子論勝
殘去殺久則百年至有成止三歲而已非久近不倫也
蓋當其時爭地以戰殺人盈野此非聖人百年用其力

能正之乎故勝殘者非百年不可若夫正其君臣比其
父子歳月可也故三年有成猶周制三年小成之類也
孔子之見卓矣孟子論行周公什一不待朞年論行文
王之政歳更六七亦非久近不倫也孟子周臣也所仕
之國周國也仕周之國行周之制非今不可哉若當時
諸侯則去文王蓋遠矣如五七歳有不忍人之政亦當
時之文王也故曰是文王而已猶傳所謂桓文湯武之
類是也孟子之見亦卓矣嗚呼孔孟以道權事故當時

後世無不可知之事事不足以權道雖知之有不可行之權如禮樂征伐諸侯十世大夫五世希不失矣孔子傷其漸云耳由辨之不早辨也不然周之盛時天子廟諸侯貢大夫供職孔子何不非乎凡王者之興不踰五百歲至周七百有餘其數則過也孟子傷其事云耳可以見而未之見也不然五百歲而無王者則堯舜禹君臣也而並文武周公父子而處孟子何不非乎至于後世公孫弘王通之徒獵孔孟之學以自名其料事于智

似矣不可與之言智也弘之言曰朞年而變三年而化
五年而定夫周公作周數世矣猶有商頑至于數世天
保定矣如此其難也五年而定周公所難弘所易弘言
可信乎王通曰十年平其盜富之和之三十年禮樂可
具傳曰禮樂積德百年而後興禮樂出于富和是何禮
樂之易也必以富乎鐘鼓云乎哉玉帛云乎哉通以為
言通言可信乎由是言之則事權于道道無不知也孔
孟以之事出于智智屢則敗也二子以之雖然聖人之

言以道權事其始隱隱一日而白豈不如日月然矣乎其獘也諸儒若滛巫瞽史且立徵兆若曰五稔之後陳氏必敗十世之後齊莫與京如是當黜之黜之何由曰非道

行祖宗故事策

人君視細務如視四肢保故事如保元氣四肢廢猶可以活身元氣一壞吾不知其為人吾觀漢唐之策而悲之非悲其事也悲其壞故事方漢之興高帝文帝自有

制度蓋煥如也後世相非其人而變之相晁錯變侯國相張湯變布幣相元成變廟制所以變者欲為是新奇也景武知之則聽之孝元知之則用之嗚呼祖宗之法則不舉非其法則舉之非自蹶其本哉是數相者意氣自用反指高文為無謀蕭曹為無策也噫太甚矣方唐之興太宗之故事真可法也後世相非其人則更之相張說變府兵相楊炎變祖庸調相王涯變茶榷所以變者欲冠冕前代也玄宗知之則聽之德文二宗知之則

用之嗚呼祖宗之法唐之諸相變其所可變行其所可
行非識大體也是數人者反謂太宗為未審房杜為備
員也噫亦陋矣由是言之漢制變而漢日衰唐制變而
唐日壞故事何可不守也彼諸人專務變之不自悔罪
豈徒有負于前人抑亦自負不少也雖然誰謂漢唐無
人有人而適不用或用而不盡可為千載惜也條故事
如魏弱翁識故事如蘇瓌明習故事如侯霸言合祖宗
如李絳雖其言藥石畧聽用之惜其不盡也噫此漢唐

止于漢唐而已乎惟國家祖堯宗舜一時大臣皆中外
望也以明佐聖利澤萬世甚厚甚恵然歷守一道以為
必用故事必法祖宗如良醫之用藥方多取于古人不
自用也故榷酤一事也渟化寛之其後屢寛之籍田一
事也雍熈行之其後屢行之至其他大者難以徧舉宜
乎霄壤而視唐漢也茲承明問以本朝典章故事并諸
元老之嘉言當官之建議茲事體大顧陳其槩嘗原一
代之治必有一代之體體之不同則事不同商尚質周

尚文周公非不欲質伊尹非不欲文體異也故今日之事有今日之體也祖宗之朝元老大臣聲嗟氣咳猶足以澤天下如魏公議邊蜀公議樂滕公議用人司馬公議役石守道議原本缺蘇明允議機權至种隱君又議道議治議仁議禮義凡作十議皆十世龜鑑也若上數公之言卷之則可以高一時舒之則可以範百世安可不舉行也雖然今日之體又有要而易守切而易用者三事而已所謂罷羨餘斥珠玉審刑罰是也李文靖在真

宗時嘗謂四方言利一切不進持此以報國當時何有
言羨餘哉潘美在太宗時請發渭川之都斥採珠之民
當時誰暇及珠玉哉王文正在真宗時上與議刑遂增
諸路刑官則刑罰之審有三代風矣是三者之急務今
日行之宜饑渴之不啻也主上睿聖加惠四海者由祖
宗故事也故斥珠玉而不進罷羨餘而不用戒刑罰而
不濫則李文靖等之策獲伸矣若夫漢唐之議家法故
事已畧陳于前矣嗚呼相距千載太阿一沉可以刻舟

求之哉

資治通鑑策

或謂先正司馬子曰衆人雖尚子書惜乎言雖多而太迂也司馬子曰聖人之言似乎迂高而不能卑也奥而不能邇也是以齟齬而或窮子患不迂耳矣嗚呼司馬不患衆謗而自患其學不畏衆言而畏聖言是以在元豐之際勞形怵心馳騁上下千載間討正諸史當時未免病乎迂也故深研窮諦於是時有是事善可法而惡

可戒然後取之世謂之編年歲以首事以時繫歲以事繫時例見於彼凡立於此此之謂總目也一說之真衆說之偽真偽相駁也前志為有後志蔑焉有無相盖也今一語伸其中有無遂明真偽可了矣此之謂考異也為編年為總目為考異此通鑑傑然於諸史之中所以資治者歟考異班范而下字舛文誤纖悉破碎雖古史有彈誤者有正俗者有弼謬者然自吾觀之不勝其煩也今考異之書辨同析異其功自名可謂不細哉其煩

不可偏以疏舉吾舉其槩者所謂天道之疏合人事之
恠異變故之推移月窮日廣庶乎有益也按漢祖元年
十月五星聚東井髙允謂五星附日十月日在寅無所
謂金水二星者考異以允言為正唐元宗十八年正月
建酉歷家謂是月建戌無所謂酉者肅宗上元建丑祀
圜丘歷家謂是月乃戌無所謂丑者此天道之疏合有
以取正也按舊志之言曹奭窮治何晏使晏書獄肅宗
面叱李郭李郭仆地錢鏐坐答諸吏諸吏怨望考異以

令志為正則人事之怪異於此可詳也太平用事宰相七人五出其門唐歷以為四人未見其五也劉守光為六鎮推尊即拜尚父舊志以為晉氏所推未見所以為六鎮也穆宗二年集諸道兵六七八萬白居易以為計七八十萬未見所謂六七八也此先志之不一與變故之推移於是可明也

鄉飲策

禮所以裁節民欲者也民生有欲多欲則敗先王裁節

其欲未嘗不自遠也而未嘗自遠吾觀于鄉而見鄉飲其未嘗忽于近者乎是故賓主一賛而百拜徜徉容與不徒謀也致仕有德則謀之不徒賓也在衆而賢則賓之不徒設也進士鄉貢則榮其禮孝悌旌表則尚其事不徒象也或象日月或象天地或象三光不徒位也東面北向尊者在東北面南向尊者在北介有介席僎有僎次不徒飲也玄酒在西壺篚在南勺幕在邉不徒言也司正揚觶則有言將命相旅則有言不徒歌也坐工

者歌鹿鳴笙入者歌南陔夫鄉飲之禮一設耳而節文如此其密先王非直為是廩廩也所以裁節民欲致化之由也

鹽法之弊策

天下有二病上知之下知之知之而不去何也勢不可也上取民必有以病民不取民必有以病國欲民之不貧而不取民則無怪乎國之無財欲財之不竭而不取民則無怪乎國之必困此二病也未嘗有兼利者也而

況夫鹽之利害利害之巨者也增其額則民納之不繼寡其取則國用之不給此執事之所患也請得而議其說夫執事之所患鹽之法弊非實弊也勢也其貨滯非實滯也勢也貨滯則縣官不便法弊則額户不給貨滯矣愚為之策曰貿而不積宜行唐常平之法乎蓋官開糴而徵其直則商多至商多至又百途以誘之陳陳之鹽無有也執事何患貨滯哉此便國之法也法弊矣愚為之策曰緣額益分宜師唐多亭户之說乎蓋游民集

則亭户衆亭户衆而額户之勢分勢分則輸緡於縣官益均而輕矣執事何患法獘哉此便民之法也夫一舉而國與民皆便計司何憚而不行也若夫管仲兒寛劉士安李巽張平叔裴休韋處厚乃當時一切之議正執事所謂利於昔而不利於今者也韓退之曰鹽之利病事貴精詳不可輕策故愚惟建一策陳前執事聞於計司顧惠蜀民莫此為大

内重外輕策

問漢制九卿出為太守二千石高第入為丞相所以均
內外也然有出守淮陽不受印綬願出入禁闥者又有
出守平原雅意本朝內不自得者其故何耶唐制選京
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又有政迹者除京官亦所以
均內外也然入為王官則當時有登仙之歎或出而外
補則家人有降晚之恨抑又何耶恭惟國家聖聖相承
深監兹獘選用人才靡間中外淳化詔旨紹興聖政宏
規具在垂法萬 世肆我聖上纘承丕緒臨御以來凡久次

中都者使之更迭補外以治民考功厥有治效著聞者則以次汲名旋加甄擢德至渥也然而重內輕外之獘猶自若其説安在豈士徇習俗廉退之節未厲而貪進之風日競邪抑朝列有定著州縣有常員除授或輕徼倖者衆外濫則內冗耶不然何方來者無以處之而重去者猶揔揔也且監司守令其選亦重矣古者郎官出宰百里國初朝臣分治劇邑行之于今其于人情所安否乎或謂不歷都督刺史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

不得任臺官給舍雖時移事異其說可行乎夫天下之
勢如持衡然此重則彼輕此輕則彼重倘欲輕重適平
無偏倚之患疏源導流要必有術諸君講之熟矣願茂
明之以觀通世務之學
對言後世内重之弊者當言輕内之弊不當言重内也
夫使上之人誠重内選而不輕畀天下之士大夫也則
士皆策功自見于外以求超躐登用于内矣如是則不
惟内重也而外且得人焉則外重隨之矣惟夫用人于

内者其名若重而實輕焉是以卒至于内外之俱輕方
一男子而皆有覬倖王官之心焉是猶謂之内重得乎
愚嘗汎觀天下大勢而竊慨嘆于士大夫之弊矣請因
明問之逮而深言之雖然亦將先要諸古人公天下之
道而後及于後世之私者焉其源流有自来矣夫自典
謨而降言治之近者莫如周成周之盛時至治之極于
斯時也周名毛原在朝端藹藹吉士在百官其相與圖
謀于上以經理一代之治者亦既悉矣其于外之官吏

雖無事乎一切之區處若未害治也而猶必取天下之賢者以與天下共之蓋其公天下為心不獨私王朝以自隘也故周公立政一書論文武得人之盛而至于夷微盧之烝三亳阪之尹皆以為有常之事其選無異于三宅馬夫遐陬僻嶠卑官薄職委天下之賢而逸居之無乃有所不安于心者耶而當時上下莫以為異蓋文武周公惟知擇天下之賢以供吾事不見其為内外之間士大夫委職為臣亦惟知盡吾職守而羨慕決擇無

所措于其間也況有如文武為君非棄賢之主周公為相非蔽賢之相其心事暴白于天下諸侯無相周公猶出居之以主東諸侯況其餘乎此成周之世所以君臣上下相急予直道之間也馴至後世無復古人公天下之意矣朝廷甚尊郡縣甚卑然猶可誨者曰所以重王朝之勢也萃之內地列置之天子之左右皆天下之選也吾以為雖非天下之公而猶未至盡出于私至末流之弊內重已甚而士大夫皆有慕內之心上之人又不

自愛其權而輕擇焉于是人人皆將苟得于其德業之所不逮內重之源于是為後世深獘而秖以為內之輕矣徇耳目之見者不深考其故而又欲任意矯枉于其間而尊外之權首抑則尾揚左支則右仆心有親疎則內外之獘如相倚伏于無窮此漢唐君臣所以徒自紛紛而卒無補于天下國家也吁成周之制其不可復乎夫後世之有天下吾非敢盡責以成周公天下之法也蓋使後世而真能重內抑外亦有可言者京師郡縣之

根本也根本治則枝葉將非所甚慮矣彼其建為公卿大夫列為百司庶府豈顧不重哉然所以有是者初非為士大夫計皆所以為天下計而其權蓋出于上也自夫上之人不重其權輕用之也則任官之本意已失始以朝廷之爵禄徇天下之士大夫倖門一開則德薄才卑者皆有思出位之心而睥睨于其閒謀國者不反求諸其上而徒歸過其下一則曰是士大夫風俗之不立也二則曰是士大夫心術之不美也是豈知拔本塞源

之道上之人抑有可加之意乎且朝廷職事清望之選
豈非擢置天下人才之地二三大臣所當求下而非士
大夫所當求上者乎今世之士一登姓名于仕版則皆
不安于州縣請託營謁不遺餘力而其夤緣稍足自致
其身者則急起而乘之往往亦得之矣一日而致身内
地焉近者一二年遠者三數年視寺監丞簿如探囊取
物矣而其久者亦從而為之日月敘遷不幸而畀之外
焉亦不失郡刺史郡守之權視役身州縣跬足以進而

竟老死焉者相去何啻倍蓰也夫樂貧賤而輕富貴是惟聖者能之也如之何而責士大夫之輻湊乎此而冀其俛首帖耳乎彼也哉今世之官德薄而位高者可以無愧何也德又有薄于我者也亡功而厚禄者可以無慊何也功又有寡于我者也三公之位人臣之極也而人皆曰我能為之萬鍾之禄至貴之奉也而人皆曰我能享之吾不知其果何習而見于四維方張之時耶夫昔者帝王之世所謂爵禄品秩非以應士大夫之求而

選賢登俊皆上之人所好自為諜耳自一命以上莫不
知盡其職而自以為終其身故上之建官分職坦乎無
所徇于下也下之克己厲行確乎無所徇于上也後世
僥倖之門未免一二可乘得之者或不足以厭服人心
則繼至者已動心于其後矣接迹相尋來者源源而方
無以處之上之人又從而遞遷迭易區處焉以求當其
欲是豈所以振肅紀綱而尊嚴朝廷也乎朝廷不尊羣
吏無乃懷苟且士大夫而有貪冒無恥之心乎員有常

限来者無常數也其已至者路壅于上而不得進欲進者肩摩于下而日未已也若是則盡朝廷之官若之何而勝處故愚以為誠能廣至公之道抑私絶之求毋使求者得之不求者不與任實而不求名循名而必責實如前輩所謂官爵非房闥中物以抑天下好進之吏則内果重矣必察守臣之有治效而非名實不相應者使之為郎必縣令之居官可紀而非以覔舉至者使之居臺察六院之寄必天下之有道術行藝者畀之清要之

地則凡為國以吏而分職于外者皆知盡心以求得於内而思所以自見于世矣若是則不惟内重也而外且重馬均内外之策孰大于此者不然徒見士大夫之奔趨内地也而欲反其道以重外馬則唐中葉以来其獘可鑒矣上方以禮義廉耻嬰士大夫之心而講宣洪化之地且與植立此公道維持此公道而愚猶喋喋如此亦深惡士大夫風俗有未滿人意者耳明問以公直策愚愚不敢不以公直對幸執事以復于上

科目策

問漢初之士尚權謀喜功名而遠道德然時有磊磊可
喜之節中世始興學校其後經術章明矣而世俗頽靡
日益不振唐用科目為主詞章中間無慮三變乃始大
成效其世故每變輒下文之盛衰與時不相關何哉惟
成周之士但論于鄉或選于學人才藹然何其盛也本
朝取士近酌唐制學校之法遠稽成周而損益之二百
餘年得人之效昭昭不可誣也近者廷臣建議以士業

苟且藝實漸廢欲因今科舉參取而更張之以孝悌廉節行義明著淹習經史通于世務别為兩科取鄉舉三分之一為之籍以隷于學以才實察舉于前以歲月作成于後畧倣古者諸侯貢士之意而所舉之人則屬之御大夫士與耆老之可信者或謂俗敝久矣虚偽之風殆將偕長夫漢崇學校而郡國猶存察舉唐用科目而方鎮猶許辟置何古行之乃今不可歟將其為法科條固殊可以並行而不悖歟三代之才教養作成書考論

辯賔與官使本末源委盖深遠矣至其植之風聲以興起一世之士獨存乎法度之間歟夫欲得人兼漢唐之美而駸駸乎成周之盛且無變更之煩無末流之弊亦有自乎顧諸君熟詳之

對論取士者不正其本于士之心術而舉其末于上之科目未為至論也夫士之心術其變甚微其所繫甚大邪正亂于下則取舍惑于上天下國家治亂盛衰之勢實關焉古之人推其寛大樂易之美意以開天下忠信

誠慤之良心與之相求于風化之所及而相信于形迹之表科目則未之聞焉耕釣漁鹽之夫誰其舉之而加諸上位南畝耕耘之士誰其試之而烝于曾孫來止之頃豈非三代風俗敦厚忠信誠慤之心不離于天下故其意向交孚莫或猜貳人才之盛隨取隨足而遲疑之念不置于其間後世人主習聞三代賓興掄選之詳而失其本意之所在于是自漢至唐科目繁興而士益以不如古曾不知科目法也意存于法之外則天下之士

不惟自信其所學上之人亦有以信其下一以相繩士
始不信其心而上之人又日疑其挾數以求合吾之法
矣嗚呼秦皇漢武以法繩其民民猶望望然去其君以
基禍于天下今其人曰士而獨以法取之則邪正之雜
糅賢不肖之淆殽使上之人公受其欺而私病其乏才
者亦患之所必至也至是而後知科目之設固以壞學
者之心術而取士之弊者當參夫心術之正不正而竊
慮夫變法易政者秖以益其疾耳雖然後世之學者其

心術甚易正也亦甚難正也何謂易蓋昔者異端邪說迭出于天下以聖賢之言行汲汲皇皇詔告學者而莫之辨自董仲舒韓愈王通諸君子相望于數年之間而淫辭怪行不得並行于天下諸百家不得怡顏於六經之側非聖人之書曾不得近學者之耳目而關學者之念慮于此時而欲正人心術誠為易耳奈何利祿之餌垂于場屋標目之揭多于有司高者以其道可侔伊呂卑者以文辭俊雅名之天下之士爭先投牒聒然皆有

不自安之意廉耻之風掃地無有然則士之心術自唐以来誠不易正也肆我國家取士之制大有古意設科之名悉倣唐舊每歳貢舉畧為三年詞賦經義之外不為多端以責士子此其微旨固已見於科目之病夫人也惟夫三綱五常之道本原於人主之家法忠信誠慤之習表儀于朝廷之公卿大夫文之以禮樂養之以學校凡所以動盪人心而正其趨者無一闕焉厚其心術以養于平日時出科舉而收用之三代遺意蓋在是矣

乃者邇臣有請欲別為兩科歲舉士子而隸之學其所舉之人則屬之卿大夫士與其耆老之可信者是蓋深病夫士之藝實漸廢而求所以革士之弊也愚嘗以今天下之士風察之竊以為令之取士不在科目之末嚴而在乎心術之未正焉耳今天下士風何若哉賢者有所避而求晦其所得不肖者為無忌而虛偽亂真其修之身行之家者未必非佛老寂滅之說而筆之于紙者無一辭焉其發于心害于政者未必非管商捁克之事

而形于殘記者無一畫焉上下習熟肆為欺詐而莫之怪凡此者皆其規規然求合于科目之舊習也心術之論愚安敢自廢其說于人才未用之日哉大抵人之情常怵迫于法制之微文而潛轉于廉恥之公議今天下之士學于師友而希進于學校貢舉者彬彬然三歲大比持聲病剽竊之文偶中程度則求官選部如責償然雖文彩華如張昌齡者不之一問也學校養士飲食起居之際苟能循循默默以消白日者皆得以行藝著名於

籍求其講明有用之學如胡安定教養之法者又未之見也執事誠採擇名望不專文藝以革貢舉之浮薄招進諸生誨之館下以漸廢學校具文之末習益自修飭誠意正心之大學而不徒事于區區科目之文數年之後其士風近古十年之後卿大夫必有可深信者兩科之設其在此時乎惟執事次第圖之毋亟

乾隆御覽之寶

謄錄監生臣黃　鍾

謄錄監生臣嵇承羣